

晉

書

斟

注

晉書斟注卷九十八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六十八

王敦

沈充周家祿校勘記曰沈充本篇有目此宜刪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聖賢羣輔錄下曰王敦覽孫基

第二子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世說豪爽篇曰王大將軍眉目高明

疎率學通左氏注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裁尙武帝女襄城公主世說紕漏

篇注曰敦尙武帝女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舞陽公主字修禕

石崇以豪侈相尙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

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

世說狀愷修篇曰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王丞相

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

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

注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

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

吹笛人有小忘君夫問使黃門階下打殺之案世說

言是石崇與本傳異惟德音記則亦云爲王愷事

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

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

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

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

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

噬人亦當爲人所噬

世說識鑿篇噬均作食注漢晉春秋曰潘滔初爲太傅長史言于太

傳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及太子遷許昌詔
樹之江外肆是豪強之心是賊之也

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
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
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爲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
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囹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
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
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

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

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眾

初學記十御覽
一百五十二晉

中興書曰天下大亂敦將還臺悉以公主嫁時侍婢百
餘人配給將士金寶一時棄捐御覽四百七十七語林

曰大將軍王敦尙武帝女此主特所重愛遣送王倍諸
主主既亡人就王乞始猶分物與之後乞者多遂指庫
屋數間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
以施

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尙書猶以舊制裁之太
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
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
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尙書不
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
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
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
心翼戴以隆中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

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弼作亂荊州刺
史周顛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
弼讀史舉正曰案訪傳時爲尋陽太守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繼援及侃
破弼敦上侃爲荊州刺史旣而侃爲弼將杜曾所敗敦
以處分失所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減弼也敦
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楊荆
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
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弼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
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
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

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

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

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晉書

校文四曰元帝紀敦爲江州牧在大興元年四月其遣

軌誘等伐曾在建武元年八月此傳敘進江州牧在討

杜曾前與紀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

先後互異敦上疏曰敦煌石室本晉紀曰五月王敦讓荊州牧侍

詐爲臨作以眩或臨作當世自少及長終不以財位爲

言布衣疎食車服羸背語輒以簡約爲首故世日以高

師明素既爲江州刺史復并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

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

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

肇建漸振宏綱

敦煌石室本晉紀引疏曰自昔已來王命圯鬲榮成疆俠往以威劉未振因而

卽之故令建官分職未允彛倫今聖朝肇建宜往段匹漸抗茲爲制御四方案晉紀所引較本傳爲詳

禪遣使求效忠節尙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

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謫指撻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廝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必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

敦煌石室本晉紀作輒送所加侍中貂蟬并官省職人居儉約以塞

羣小覬覦

帝優詔不許

敦煌石室本晉紀日庚戌告使持節侍中都督江陽

交廣六州諸軍事大將軍荊州牧領江州刺史漢安侯
得表所陳間之公德爲世表勲無與貳故特加授以崇
典惟復沖讓造送貂蟬又辭牧號親攬之日情用恒
然昔伊尹不辭阿衡之號呂望不讓太師之位方賴弼
猷混同無外豈得固執以違往命今又固辭州牧聽爲
勅謂者僕射壹如前詔稱朕意焉

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閒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
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
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
方闢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
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
眄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疎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
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

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
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
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
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
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
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
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
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
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
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誦宜省錄尚書杖

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
優備者以臣間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于導加輔
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
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
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
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
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勁靜顧問起予聖懷外
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
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
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

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淡口不言財色既素有
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閩外手控疆兵羣從貴顯
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
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
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

書

一百三十五引語林作便以如意擊壺
珊瑚壺世說豪爽篇壺邊作壺口及湘州刺史甘卓

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頌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
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
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

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

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

寵魏書司馬獻傳居作秉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

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

爲參軍十七史商榷五十一曰黃散謂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也晉魏已來未有此

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

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

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

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
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
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
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
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
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
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
嚚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
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
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

同討姦孽

魏書司馬彪傳
輒作趣同作指

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

則眾望厭服

魏書司馬彪傳則眾
望厭服作以謝遠近

皇祚復隆隗首朝懸

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

之勤殷道復昌

魏書司馬彪傳此句下有賢
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一語

漢武雄略

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

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

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

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眾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

臣以闇蔽豫奉微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

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

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

不覺胃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

之重察臣前後所啟柰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

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元本石之幾元本不俟終日

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魏書

司馬獻傳曰敦又移告州郡以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

沈充為大都督護東吳諸軍魏書才協魏書司馬魏書獻傳作敦至洲表帝大怒下詔曰王

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魏書司馬魏書獻傳作欲

見囚于湘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

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

含時爲光祿勳叛奔於敦

魏書司馬獻傳作獻光祿勳王含及其子瑜以輕舟奔獻

歸于武昌敦至石頭

魏書司馬獻傳曰敦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世說方正篇曰王敦既下住船

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爲東

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

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注劉

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眾曰太子子道有虧欲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矯旣正言敦忿而愧焉

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眾多未易可剋不如攻

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

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旣入石

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

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

害忠良寵樹親戚

魏書司馬獻傳曰於是改易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

朝行暮改或百日半年

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河南軍事領南蠻

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益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己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

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旣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舍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遂爲徐州舍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御覽四百二十八郭子曰王舍爲廬江貪強狠藉王敦欲護其兄故於眾坐中稱家兄在郡爲政定善廬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爲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又四百九十二郭子曰敦默然傍人爲之反側充曼然神意自若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魏書司馬獻傳曰所寵沈充錢鳳等所言必用所語必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恆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

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

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

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

世說識鑒篇注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

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

魏書司馬獻傳副下有貳字又曰敦

疾踰年故召含還欲屬以後事

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

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

我死之後莫若解眾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

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尙

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

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

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
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尙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
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
蕪湖察其營壘

讀史舉正曰案本紀作于湖爲
是時敦屯于湖未嘗在蕪湖也又屢遣

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
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楊尹欲使覘伺朝廷嶠
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
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
首居心膂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
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

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霽拳兵
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
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
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
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
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
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
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
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
羈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

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莛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
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
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
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
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
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闕神器社
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姦教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
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
奮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
遂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奪威將軍瞻精銳三萬

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壺驍騎將軍艾驎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羨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胃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

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
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
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
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認書朕不負信
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
病轉篤不能御眾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眾三萬向京
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
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得稱天
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
溫嶠以誅姦臣爲名含至江宣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

大將軍困篤縣縣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
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
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
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
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
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姦細不逞之計當還武
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
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
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
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

人懷不宥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恆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勳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

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卽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怛也含不荅帝遣中軍

司馬曹渾等擊合于越城合軍敗敦聞怒曰魏書司馬

聞康死軍不獲濟怒日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

魏書司馬叡傳衰矣作衰微兄弟作羣從中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

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

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

羊鑿及子應曰魏書司馬叡傳作其舅羊鑿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

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

嚙之類聚九十四引晉陽秋魏書司馬叡傳嚙均作噬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

瞑目御覽三百六十六王隱晉書日王敦枉害刁協及敦病白日見協乘輅車從吏騶詣敦而仰頭瞑目

魏書司馬叡傳作見刁協甘草卓爲崇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

應祕不發喪

初學記二十二晉建武二年 故事曰王敦死祕不發喪賊水南北渡攻官壘柵皆

重鎧浴鐵都督應詹等出精銳距之

喪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廳事中

魏書

司馬徽傳作埋于齋中

與諸葛瑤等恆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眾

萬餘人至與合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

天子已扼其喉情離眾沮鋒推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

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

讀史方輿紀要二十一日柵塘在秦淮水上

湖卽元武湖 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眾軍之力十道俱進

眾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

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吳合

復率眾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

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

魏書司馬叡傳周光作周撫吳儒上有沈充將三字光爲

撫弟見撫本傳通鑑晉紀考異引晉春秋作戴淵弟良斬鳳

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

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淩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口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尙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淩餽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

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

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世說識鑿篇曰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儁世儁爲江州王含欲投

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

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抗同吳此非常人所行及觀衰危必興慙荆州守文

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

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鑿裁學通左氏口不

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

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

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

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

人世說豪爽篇曰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
人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
注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間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
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日可恨應侍側日不然此是
同與槌使視之云船人入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
夾口應知敦又善於敦也皆麗服藻飾
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世說汰侈篇作
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
衣而敦脫故著新意思無怍御覽五百引語林作意氣
傲然世說汰侈篇作神色
傲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
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
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世說豪爽篇作處仲日吾
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
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

寰字記九十四日前

溪在武康縣西一百步前溪者古永安縣前之溪也

邑人沈充家於此溪樂府有前溪曲則充之所製

引爲參軍

世說雅量篇曰褚公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

以充爲車騎將軍吳國內史御覽七百六十六述異記

日武康徐氏病瘧乃呼晉車騎將軍沈充隋志云梁有

吳興太守沈充集二卷亡案本傳

不言爲縣令太守將軍蓋從略也

充因薦同郡錢鳳鳳

字世儀敦以爲鎧曹參軍

世說假誦篇注晉陽秋曰鳳

好利爲敦 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

盞曹參軍 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敦

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

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

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飈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旣去可長歎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弒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內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

實乎朝廷坦誠禎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

始況見機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

世說規箴篇注引晉陽秋作充率眾

就王

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

世說規箴篇注書鈔一百三十引晉陽秋

豎均

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

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

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

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壁膺圖預定

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

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

密契彌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動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疊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纏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勩力用能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暮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

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

御覽三百六十三徐廣晉紀曰桓溫才氣雄偉恢爽

陵邁溫嶠見其幼時知必非常故父彝字曰溫

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

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

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

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

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

世說言語篇注桓溫別傳曰溫少有豪邁

氣爲溫嶠所知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

之曰溫眼如紫石棱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

亞也

世說容止篇作鬚如反蝟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

流人選尙南康長

公主

御覽一百五十二晉中興書曰南康宣公主與男明帝長女庾后所生初封蓬安縣主適桓溫拜

駙馬都尉襲爵萬益男除琅邪太守

讀史舉正曰案琅邪故爲陽當準本

紀作

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恆相期以益濟之

事翼嘗薦溫於明帝

讀史舉正曰案翼傳作成帝爲是蓋翼傳云蘇峻作逆翼年二十二

則明帝時尙少日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未得薦溫也

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

卒以溫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世說識鑒篇曰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自代朝廷慮

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日使伊去必

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注陶侃別傳日庾翼薨表

其子爰之代爲荊州何充日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

相未薨敬豫爲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

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

軍荊州刺史晉書校文四日荆梁只二州不得云四州

此傳疑有脫謬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勳

于蜀永和二年率眾西伐御覽八百十七晉陽秋曰桓

獨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修短星人曰太極紫微文昌

三宮氣候決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送繡一

疋錢五時康獻太后臨朝温將發上疏而行世說言語

干與之秋曰温以永和二年率所領朝廷以蜀險遠而温兵寡

少深入敵場甚以為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

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

勢也書鈔一百十七晉紀人曰諸葛亮於漢中積石

武伐蜀望之以為常山蛇勢也寰宇記一百四十八日

八陣圖在奉節縣西南七里荆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

里渚下平磧上周迴四百十八丈中有諸葛武侯八陣

圖聚細石為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碁布縱橫相當

中開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
或爲人所散亂及爲夏水所沒冬水退復依然如故八
陣圖下東西三里有積東西一百步南北廣四十步
積上有鹽泉井五井以木爲桶昔常取鹽卽時沙壅冬
出夏沒御覽三百一盛宏之荊州記曰魚復縣鹽井以
西石磧平曠騁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
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
曰八陣旣成自今行師庶不復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
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水經江水注曰
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
曠望兼川陸注云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
石爲之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
滅殆盡三國志攷證六曰八陣圖有四一在廣都之八
陣鄉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魚復永安宮南
江灘水上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
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一在益州城東南隅棋盤市
亦二百五十有六案桓溫所見爲魚復之八陣圖書鈔
所引晉紀謂在漢中不合地勢漢中八陣圖卽元和志
謂在西縣東南十里者是西縣本漢沔陽地也
文武皆

方輿紀要六十九日八陣磧在夔州府城南

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温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眾散自開

道歸成都勢於是悉眾與温戰于笮橋

文選薦譙元彦表注引何法盛

晉書作勢出軍戰于柞橋水經江水注曰瀾水出縣廐道亦曰綿虜縣之玉壘山注云縣即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渡江有笮橋又曰成都縣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郛江上曰冲洽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夷星橋下曰笮橋又從冲洽橋北折曰長昇橋水經注釋三十三曰自冲洽橋至長昇橋爲七橋寰宇記曰笮橋亦名夷里橋而下又有笮橋卽夷里橋之目笮橋以竹索爲名笮橋以汶江一名笮橋水受氏注故分而爲二

參軍龔護戰沒眾懼欲退而鼓吏誤

鳴進鼓於是攻之勢眾大潰温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

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

李勢載記作燒其大城諸史拾遺日案自成都

至葭萌程途遙遠豈止九十里

其將鄧嵩督堅勸勢降

若云一夜行九十里亦無謂

乃面縛輿櫬請命世說識鑿篇注溫別傳曰初朝廷以

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元和姓纂七日何氏

姓苑云咎氏蜀人也

晉中興書桓溫將督堅案咎堅爲

李氏之將

溫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

非溫將也善世說豪爽篇曰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

謂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

偽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

王瑜李勢載記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

蜀之良也並以爲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

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眾北征先上疏
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
己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
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
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
昌眾四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
幡住溫軍內外噂喑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
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出世說言語篇曰簡文作撫軍
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
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溫卽迴軍還鎮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
欲北堵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晃書周家

祿校勘記
日昱誤見
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

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聞蔽忝
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
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
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寔處前後表陳于今歷
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疑豈醜正
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
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
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
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

遇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
彭之釁而反閒起於胷心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
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
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眾慷慨卽路元凶之
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
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
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
位太尉御覽二百七引晉中興書作授侍中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
修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
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

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

自浙川以征關中

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一日均水在浙川縣東源出內鄉縣熊耳山經廢順

陽縣西曰均水至故涉都城東北而入洧日均水漢志順陽西有白石山南臨均水其入洧處亦曰涓口亦曰

均口浙水在浙川縣西南三十里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

攻上洛獲苻健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

子生弟雄眾數萬屯饒柳愁思搃以距溫

安帝紀青泥作青泥姚胤

載記饒柳作堯柳苻健載記作堯柳城愁思堆搃堆古

通此誤搃爲搃水經注刊誤曰長安志云劉谷水一名泥水方輿紀要云晉永和十年桓溫伐秦破青泥是也

水經渭水注十九引土地記云藍田縣有饒關地名饒柳道通荊州元和郡縣圖志一藍田縣縣理城卽饒柳

城也俗亦謂之青泥城桓溫伐苻健使將軍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卽其處也案傳作郭敬元和志作薛珍當卽一人而姓名傳譌也傳作子生穆帝紀云溫及苻堅子

長戰健載記云健遣子萇率雄菁等不云遣生疑萇與生皆預是役讀史方輿紀要五十三日曉柳城今藍田縣治青泥城在縣南七里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

傷千數溫軍力戰生眾乃散雄又與將軍桓沖戰白鹿

原類聚九十四引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穆帝紀苻雄悉眾

及桓溫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此云爲桓沖所破非其實也又爲沖所破雄遂馳襲

司馬勳勳退次女媧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

自固載記作贏卒六千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

十八九耆老感泣日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

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

還魏書司馬勳傳曰是歲大儉溫軍入懸磬健深溝堅壁清野待溫溫軍食盡乃退初溫次灞上其部將振

武將軍廂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城溫弗從珍以僂
師獨濟頗有所獲溫退珍乃還放言於眾且矜其銳而
咎溫之持重溫忿殺之御覽三百九晉中興書曰苻健
以五千人守長安小城時運道艱難而關中大饑溫率
眾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
還

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
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潛

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

理衣冠又呼婢問

御覽三百九十六引語林作
又入呼問我何處似司空

婢云面

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
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
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

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
八至軺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修復園陵移都洛
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
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
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旣通請徐
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瓊

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溫少時嘗爲瓊邪太守宋書州郡志晉

亂瓊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
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上求割丹陽
之江乘縣境立郡則溫所治之瓊邪在江南北伐何容金
城亦在江乘今上元縣北境也溫自江陵北伐何容取
道江南耶推其致誤乃因庾信枯樹賦有昔年移柳依
依漢南之語遂疑金城爲漢南地耳不知賦家寓言多

非其實卽以此賦言之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在桓元事
敗之後而篇末乃言桓大司馬聞而歎曰豈非子虛亡
是之談乎此事出世說言語
篇但云北征本無江陵字
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

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
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

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

人之過温作色謂四座曰世說輕詆篇作桓公憐然作色顧謂四坐曰頗聞

劉景升有千斤大牛世說輕詆篇注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

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荆州刺史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

一羸特魏武入荆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坐中皆失色

世說輕詆篇曰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卒于師次伊水時莫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

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

追之不及遂奔平陽

御覽三百九晉中興書曰姚襄來逆軍屯于北遣使詣溫奉身歸命

歸勅前鋒小卻當拜伏路左溫答曰我自修復中原敬

展山陵無豫君事欲來相迫何復求卻于是方軌齊進

襄率驍勇萬餘人距水前戰類聚六幽明錄曰桓溫北

征姚襄在伊水上許遜曰不見得襄而有大功見襄走

入太元中問曰太元是何等也答曰南溫屯故太極殿

爲丹野北爲太元必西北走也果如言

世說言語篇注桓溫別傳

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

日精蕩伊洛展敬圍陵

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

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峻

出黃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帖義陽太守胡

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溫還軍之後司豫青
兗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
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
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
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休
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
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旣
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
鳳樓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盡
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仁雲羅混網四裔

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
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
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
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旣迴眾星斯仰本源
旣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
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
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尙於應機矧如
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旣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
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
經始立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

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
疆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楊越雙屈以待龍
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
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
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
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
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擊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
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
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
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旣修網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

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
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眾人所疑伏
願陛下決立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
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
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
鏹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
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
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
處分委之高筭但河洛正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
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温表

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温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

案御覽百三引桓

温集略表其二一段文甚繁不備錄本傳於七事皆節采數語而御覽所引僅詳於其二餘亦未嘗徵引也

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案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道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尙

書事使侍中顏旌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
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眾共濟而朝議咸
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
敢聞臣遠離宮省二十餘載鞞戎務役勤思苦若得
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爲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
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
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牙勢處
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
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
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

宋本無
痛字

神華

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
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
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以親賢贊國光輔
二世卽無煩以臣疎鈍並閒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

圍表裏相濟實深寶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
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温温至赭圻元和郡縣圖志

二十八日戰烏山在南陵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臨大江本名孤圻山昔桓温於赭圻討賊屯兵山下夜中羣鳥鳴賊謂官軍已至一時驚潰因以爲名詔又使尙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

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
文帝時輔政會温於洲桓冲伏滔傳均作溧洲御覽六十九山謙之丹陽記曰江

宜縣南二十五里有列洲晉簡文帝爲相時會桓溫處
又曰列洲在縣西南輿地志云烈亭吳舊津所也內有
小水堪泊船商客多停避烈風故以名焉亦曰漂
洲洲上有山山形似栗伏滔北征賦謂之列洲 議征

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謙惟下

七莫梓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覷非望

世說尤悔篇注續晉

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或卧對親寮曰爲爾寂

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於音迹
寂魏書司馬叡傳作卧對親寮撫枕

而起世說尤悔篇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眾

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

萬載邪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

世說賞譽篇下作經王敦

墓邊過注孫綽與庾亮牋曰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
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閒也

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

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

御覽三百九十五幽明錄曰見尼倮身先

以刀自破腹出五藏次兩足及斬頭手有

頃浴竟温問向窺見尼何得自殘毀如此

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眾北伐平北將軍

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温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

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

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慕容忠獲之

水經泗水注曰泗水又東逕湖陵城東南注云昔桓温

之北入也范擘擒慕容忠于此案前漢湖陵縣後漢改

爲湖陸本書地理志誤作陸湖湖進次金鄉時亢旱水

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經

濟水注曰濟水故潰又北右合洪水水上承鉅野薛訓

于北口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眾北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以上謂之桓公潰濟自是北注也元和郡縣圖志十日桓水在中都縣西入十里晉桓溫進軍北次金鄉鑿鉅野三百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以是桓所鑿故曰桓水亦曰桓河又曰桓公溝源出任城縣理西四十里萌山之下宋武帝北征記曰桓公宣武以太和四年率眾平趙魏時遣冠軍將軍毛彪生鑿此溝號曰桓公溝於今四十九年矣溝已填塞公遣宣朔將軍朱超更鑿石通之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三日桓公溝在嘉祥縣東門外舊志溝在濟寧

州西四十里萌山下今堙 暉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眾八萬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

魏書司馬叡傳曰逆擊破之獲其資仗

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

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 魏書司馬叡傳曰溫之北引也先命西中郎將袁真及趙悅開

石門而袁真等停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於梁宋石門不通

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

于襄邑

魏書司馬叡傳作垂以步騎數萬追及襄邑

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

溫甚恥之歸罪於眞表廢爲庶人眞怨溫誣己據壽陽

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暉

魏書司馬叡傳曰溫歸罪袁眞除名削爵收節傳眞子雙

之等殺梁國內史朱憲眞據壽陽以叛眞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誘陸城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

嬰亮通慕容暉又遣使西降苻堅暉令陳文報嬰亮且以觀變

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

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溫于涂中詔以溫世子給

事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

布千匹錢百萬溫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

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

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暉苻堅並遣軍援瑾

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

書鈔六十九晉中興書曰桓溫

遣參軍畢智護竺瑤伐鮮卑案竺瑤卽竺瑤格與瑤形近而謬

時暉軍已至瑤等與戰

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鑿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眾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於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溫以功詔加班劔十人犒軍於路次

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温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

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魏書司馬叡傳曰温悉眾

北伐冀成陵奪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已去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

魏書司馬叡傳曰因說温以廢立之事温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温乃廢帝而立簡文

帝詔温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十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温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

時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温驚曰安石卿何

事乃爾世說排調篇驚下有笑字乃爾作至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

於後世說排調篇揖作立時温有腳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

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

明世郭璞爲讖曰

隋書薛道衡傳曰郭璞有二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當亦出於讖

文

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爲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旣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

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台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爲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爲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

魏書司馬淑傳曰與溫書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熒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之

訓當何以宣濟也
事家計一託於公

國

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温上疏

日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啟嗣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彊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宜至如臣温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願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初望簡文臨終

禪位於己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
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
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卽位詔曰先帝遺勅云
事大司馬如事吾令荅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
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眾事便就闕公施行復遣謝
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
及溫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勳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
患其無敬又勅尙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
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
外懷懼溫旣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尙書陸始付廷尉責

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眾莫之知但見

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

肥短

續搜神記作荅涓爲肥短黑色形甚醜

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

既爲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尙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

游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崇因而遇

疾

續搜神記作公云吾見之亦如此意惡之還州遂病

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

姑孰遂寢疾不起

御覽四百五郭子曰桓大司馬病篤謝公省病從東門入桓遙矚而歎日

吾門中不久復見如此客

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

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

案密緩九錫之事謝安傳作王

坦之王彪之傳及魏書司馬勳傳作彪之時年六十二世說言語篇注引晉安帝紀亦作王彪之

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袞冕之服又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蠟五百

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

故事

御覽五百五十六謝綽宋拾遺記曰桓溫葬姑熟之青山平墳不爲封域於墓傍開隧立碑故諺其

處令後代不知所在

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輳車挽歌二部羽

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優冊卽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

望所以息謀温六子熙濟韵

韵當作歆詳下文注

禕偉立熙字伯

道初爲世子

御覽六百三十四襄陽耆舊傳曰桓温長子字爲執法郎取急歸賓從甚盛温怒杖

字責之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始可以後亡况侈競乎世說捷悟篇注曰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

伯道温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案熙遐二字字體略近未知孰誤襄陽耆舊傳又作字則不可解矣後以

才弱使冲領其眾及温病熙與叔祕謀殺冲冲知之徙

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

世說賢媛篇注續晉陽秋曰桓

亮字景真大司馬温之孫父韵字叔道賜爵臨賀公

濟給事中叔父立篡逆見誅政事篇注曰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温弟

三子仕至尙書案韵當是歆之謫傳不言官尙書從略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爲士庶所

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

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案御覽二百引晉中興書作封偉爲西昌公未知孰

誤

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立嗣爵別有傳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鄒人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嘉不預溫逆謀非沈充於王敦可比何

故附溫傳之末

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

吳志三嗣主傳日司

當改入文苑

空孟仁卒注吳錄日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木名宗避皓字易焉世說識鑿篇注嘉別傳日曾祖父宗吳司空父

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

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聞風俗得失

案問當從世說識鑿篇注引嘉別傳

作問對日還傳當問吏

世說識鑿篇注引嘉別傳作行還當問從事吏

亮舉塵尾

掩口而笑謂弟翼日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書

七十二御覽二百六十五孟嘉別傳云庾亮拔嘉爲勸
學從事亮盛修學教高選儒官嘉值尙德之舉嘉有
字顛明集作以鞞案陶淵明孟府君傳云舉秀才又
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江州別駕巴丘令除尙書刪
定郎不拜爲刺史謝承別駕皆
在勸學從事之後本傳失載 褚裒時爲豫章太守正

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

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世說識鑒篇作聞孟亮曰

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世說識鑒篇作褚謂亮曰

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

所得世說識鑒篇作于時既歎乃益器焉後爲征西桓

溫參軍溫甚重之類聚四引孟嘉傳溫甚重九月九日

溫燕龍山寮佐畢集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八日龍山在

當塗縣東南十一里桓溫嘗與僚

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書鈔一百五十五類聚四引
孟嘉別傳察佐均作參僚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六日龍

山在太平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
解南十里

之覺溫使左右勿言類聚四引孟嘉傳左欲觀其舉止

嘉良久如廁世說識鑿篇注引嘉別傳溫令取還之命

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荅之其文甚美四

坐嗟歎陶淵明孟府君傳曰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

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世說識鑿篇注

不容思文詞超卓四坐歎之嘉好酣飲引嘉別傳作嘉

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

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

荅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

十三卒于家

孟府君傳
作五十一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
夙標令譽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
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
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
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
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
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觐周鼎復欲立奇
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
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

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
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
不悖哉斯寶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
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勳迹既陵
上志亦無君罪浮浞獫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
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晉書辭注卷九十八